

四庫全書

集部

止齋集卷三十四

宋 陳傅良 撰

啟

答王簽判

貴名方起誰不納交暮景已侵胡然辱贈豈左右之過聽以往來之游談否則好謹將以成大顧此道之不作當古人而與求某官學足以逢原言足以行遠博極百家之説斷以中庸奄觀三變之文歸於爾雅如廹逐

功名之會則從容議論之流嘗試緒餘蔚為舉首況廼占五緯盖荆州分野之祥而其應三魁皆嶽麓同門之舊天無虛象事未前聞永惟興宋以及今僅見聚奎而有此信如公等端為時生曾謂陳人可堪華問某方恨盍簪之無所不圖乘傳之有期先之報章行矣拜況須乃留更僕盡聞他日之行藏恐不俟駕車巳繫吾人之消長

答長沙宋知縣謝觧

譽處甚休計偕何晚聞之有識僉曰攸宜共惟國家之多賢本於科目之取士盖以遠大之業在於章程之不違招徠之公甚於聲譽之兼採所思亦多新進少年斐然之作不必能得故家舊族試可之才誰為羽儀增重場屋某官中庸之學爾雅之文奕世源流一家機杼士無知己固宜連枉於有司人亦勝天豈能厚誣於君子矧如門戶屬此弟兄盖嘗聞乾道千佛之經尚未繼天

闕三人之選惜者有日意其在兹某偶因乘傳之來遂

託闕二字之舊喜於善類上賢能再拜之書憂在瘝官無直諒多聞之友

賀范提刑

摻別吳門未知後會來宣楚甸乃與旁觀爰方拂篆之初罙甚盍簪之喜某官清朝聞望昭代典刑富貴功名雖今多士風流藴藉如君幾人蚤結聖明之知浸躋華要之路過家上冢陳義固高攬轡登車須賢為急言念江湖之阻嘗煩廊廟之憂兹惟祥刑可以弭盜茍吾使

無訟用能鞠草於圜扉則人自不究安得弄兵之赤子少屈以此遄歸有期某嘗託下風又睽小事平生久要誠知不遐棄之心世事多違恐有毋疾驅之詒

答諸郡賀冬

十國為連仁聲相逮七日来復福履攸同乃如蒙成敢不胥慶某官以搢紳先生之望為五等公侯之尊政與時新既於昭於永譽天惟民視宜茂介於鴻休過覲上考之閒即對遄歸之寵某相依辛甚善頌云何敢以景

於南至去極漸近之占以爲剛自外来爲主於内之應

與趙安撫賀正

元年正月肇開與物之春同姓一家均被自天之禄廼如胥慶矧在焉依其官以當代之英作大宗之翰如晉二文而受彤弓之賜如武五宗而分赤社之封方茂對於寵光用亶乘於穀旦某辛聯小事竊借餘光喧馬盍簪遥想朋来之頌燕毛序齒宜遄天揖之班

與張運判賀正

元年春正月式會乾初名卿材大夫宜居泰内迺如胥
慶㓜在同寅其官累朝故家多士先進以道山蓬莱之
雋出董計書以國風雅頌之流下行吏事方亶乘於轂
旦將茂對於龍光其偶托下風每資餘潤豈徒使騁致
憶別之雙魚所冀工歌聽勞還之四牡

答郴州丁守

見面未見心昔尚牽於毁譽同功而同過今迺得於戚
休永惟世道之相違大抵交情之不篤茍如失意即杯

酒以相讐借曰古人曽綈袍之足戀孰有惟鄰之厚見於方事之殷況復蒙成遽先濫賞公固察此有分財自予不以我為貪之風人將謂何盖受爵不讓至於巳斯亡之類幸而論定竟以功遷是時九五知人之明與夫二三執政之力曹邱未見人皆多季布之賢狗監不言上必重相如之賦何卑議之巳過謂竊誦之云勞無故得之不勝懼甚恨其人來謝初非求安世之名好以事為功正恐獲髙止之罪願言深戒庶以相安

賀劉殿院光祖

光奉恩綸進司風憲上念深矣師言穆然其官高明有融中立不倚學得其要宜在四科之間論歸於平不致九流之辨而又養以静重發於謙和自肅朝端益隆物望往者一臺之長取諸三院之聯蓋啟沃帝聰必獻納司存之久而維持國是宜名實上下之孚豈曰序遷政惟衆允矧屬清明之始方須是正之賢疇咨百工誰克堪弄印之遐孤立一意公素有埋輪之名爰舉宏綱以

聳羣聽行述百年之憲遂躋三事之班某房在下風頗

蒙異顧雖上體朋亡之義不欲自言至莽叨器使之恩

敢忘歸德

賀林察院湜

光奉恩綸進司風憲方棘闈之試士豈無周行以爲府

之須賢曾不竣事上念深矣師言穆然某官瀞海令名

當今大雅以運量不窮之才而養以静重以正直無偏

之操而發於謙和雖未結於主知固已孚於物望永惟

國勢莫重臺綱何近事之不然而缺員之弗補孤立一意公素有埋輪之風疇咨百工誰克堪弄印之選除書所播羣聽無譁某早辱下交最蒙異顧平生自附固深知久要之心泰道方亨宜上體朋亡之義

除運判與文代傳提舉伯壽

蓬蹟周行辱為後進觀風漢部愧在前陳雖忻道舊之有期亦懼告新之無狀靜言久要歛遲肯来某官學優古人文妙天下以大學中庸之旨究觀九流以國風雅

頌之音奄有衆作科名甚偉譽處誰如徧紬石室之藏分治天官之目爰方鄉用胡乃倦游永惟先正徇國之風不數宣和在庭之士忠孝奕世莫盛於一門出入三朝未離於五品士方太息公已遄歸某瘝曠之餘覆護何幸況尚聯於小事而近託於下風然陽子之去春陵遂著壞麻之節而賈生之對宣室訖蒙前席之知恐公此行孤我所望

謝宰執

擢居刺舉方忝攸司就畀闕三字安所部固已見大造保全之意或者資晚學嘗試之能伏念某語道茫然涉世踈甚意惟竊禄以為暮年饘粥之謀勢可投閑庶遂平生筆硯之樂豈期遲晚乃際休明起十年家食之人拜三命踵来之寵分符共理信撫字之徒勞乗傳察州於建明而何有剡令漕事絶重他司督九郡之民庸餉三流之禁旅彖乎既久不出數端所當取之名中興以来未免一切不得已之政况地控湖嶺俗雜民猺正須通

變之才以權損益之術有如無似深恐不勝其官盛德愈恭虛心並受以其便於遷徙庶免新故迎送之勞以其習於見聞或得利害廢興之實遂令庸散倍費生成敢不博詢所長仰副茲選邊鄙不聳雖無軍旅之興之憂衡轡甚寬庶免煩難見短之責

謝侍從

備數監臨鈇然補報陛華魄運益不自安靖惟厚幸之由端有衷言之助伏念某庸疎已甚迂闊奚堪少所為

燈火之謀大不過稻粱之利偶緣塲屋之困嘗錄於宗
工遂免州縣之勞浸陞於膴仕今已過望他無覬心凢
其竊祿以妨賢特以便私而畢志不圖殘枿晚多雨露
之恩所恨罷駑終乏風沙之力矧此湖湘之寄久為江
漢之閫宜得通才以膺隆委職在辯護則有遲鈍不及
事之憂譴當激揚則有姑息以愛人之患特是書生之
短責其吏事之能處非其宜懷以為懼其官言為國是
志與人同苟聞有時輩之名則取作朝家之用乃如愛

蓄尤切吹嘘其敢不知所感興勉其偷惰雖無補秋毫之具安能及人然未先朝露之年敢累知已

賀丁郴州除湖北提刑

筮言穀旦涖止崇臺便道之官不待上漢庭之計入境問俗已来宣周隰之勞先聲所孚羣聽咸若某官器愈大而能受才無施而不宜欲請長纓宜雲霄之可上尚分半竹胡州縣之徒勞蓋闕三字其老成而上益詳於試可果煩以四方之典獄俾洽乎累政之深仁問平反

幾何人豈特庭闈之喜得參錯十數輩當知江漢之寧其阻自闕車欲馳聘介以浙東西之雅故晚更知心於湖南北之司存今當取法

賀留左相

孚號昕朝正名台極兩宮嘉與四海榮懷恭惟某官盛德而禮恭功大而心小誠身有道非聲音笑貌之間事君以忠在期會簿書之外自持國柄益叶師言至於散植壞羣而無智名哀窮悼屈而無德色燕及幽隱薰為

豐穰于以成正始之風于以答重華之意爰被殊常之眷竟膺虛左之求夷考前朝蓋有不備官而專美逦如近制率嘗與次輔以同升舉世翕然惟公宜此某辱知最厚頌美尤勤況未免於驅馳尚有煩於顧恤雖多病早衰之故欲陳力以無堪然大書深刻之傳或托名於不朽

賀王樞使

疇庸左轄正位中樞渙號之孚羣聽惟允某官直方以

大中正而通德雖盛而愈恭義可為而必勇功名自許無愧社稷之臣富貴不渝尚餘湖海之氣自參大政益展壯猷苟利公家寧顧便文之計務先天下不知折節之難于以成正始之風于以答重華之意爰被便蕃之寵進專宥密之司聞之師言久矣上意蓋小宰若今中丞未曰柄臣而太尉為右丞相厥有故事將以託國豈惟本兵佇聽文德之麻以祚中興之運某辱知最厚頌美尤勤況未免於驅馳尚有煩於顧恤雖多病早衰之

故欲陳力以無堪然大書深刻之傳或託名於不朽

賀胡參政

擢陪大政就翌洪樞二柄同歸四方歸重具官才全而德懋實大而聲宏尚友其人皆前修之輩行事君以道必平昔之規模丕惟絶俗之資亶有格天之業宜簡知於睿主遂夾輔於昌期而況瞻言坤維代有人傑范蘇二氏緝熈元祐之休雍衛兩公弼亮重華之盛以是邦之問學知今日之訏謨若乃大明生於東伏羣陰於將

旦九河注之海屹砥柱於中流則在公身尤關世道其側聞渙號倍激懦衷雖深知久要之心而敢犯朋亡之義愛之莫助有懷未免於感興老矣無能所恨不堪於驅使

賀邱侍郎

顯承天寵晉貳地官渙汗之揚師言惟允某官清朝偉望昭代英才風人二雅之文皆有典則方伯三監之効蓋出緒餘頃從畿甸之聯来定曲臺之禮凡所建白色

動冕旒立皆施行功在宗廟矧是遠交之好誰如專達之才豈煩使之徒云將寵光之狎至求諸掌故在此勞還屬省禁之缺員宜周行之循次上方弄印謂見大夫之無人公未入疆出諸君子之不意徑從絶域遂巵甘泉以睿簡之彌勤非民曹之可久其受知最厚賛喜實多公論不誣猶曰用賢之晩交情所屬政惟行道之難

上嘉王賀冬

鳴鑾順動舜禹交懽鏤玉崇成姜任胥慶亶惟元子對

越昌期宜膺萬福之同允屬一陽之始恭惟皇太子大
王仁由天授學本聖傳語及三宮亟見津津之色講閑
六藝曲垂亹亹之聰惟育德以彌新將以剛而俱長冕
時丕趾為國元良棊㕏在隆知苛無善頌今夕何夕當
覲乾健之潛藏雖休勿休更玩震亨之修省

乾隆御覽之寶

止齋集卷三十四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止齋集卷三十五至三十七

詳校官庶吉士臣龍廷棁

主事臣呂雲棟覆勘

覆校官主事臣李駿

校對官中書臣范鍌

謄録監生臣徐秉文

欽定四庫全書

止齋集卷三十五

宋　陳傅良　撰

手書

與王德脩

伏承歸舟解纜不勝瞻依之至人生不足把翫一别輒數年能復幾别令人愴懷惟學問同源在彼猶在此也前輩所謂野色更無山斷隔天光直與水相通足以自慰釋耳其還家才此數月觀書雖不得如台山静僻然

亦有緒左氏課日趣就侯書成萬里相寄兄亦當終我易傳也大抵周禮古文尚書三代之法存焉讀者未易造次且如禹貢州末繫河先儒固曰運逆三於青州達濟揚州達泗荆止於南河雍止於西河則以為受上之爾不知此正裴耀卿節級轉輸之法不以江人入河不以河人入洛洛人入渭賈誼云漢都長安而以淮南闕二字為奉闕致輸非是豪傑之見畧與古準牧誓千夫長百夫長之下言庸蜀羌髳微盧彭濮諸國何也左氏謂蠻軍不

陳蓋無預於三軍之以待令者也杜氏於春秋晉人姜戎一義亦得此意今多言常平出漢耿中丞顏祕書且以為權道不知常平乃法周官司稼所謂以年之上下出斂法出則減價糶斂則增價糴也是非常平乎自鄭氏以出其斂法為斛後人遂以周禮耳孟子亦曰狗彘食人食而不知檢野有餓莩而不知發今又作益食貨志作斂是也載師所征稅或二十而一或十而五自漢來諸儒因此疑周不純用徹法亦輕重非二等是又失

之不考凡征於載師皆非謂在野受田之民率士官賢牧所食公卿大夫王子弟采地耳凡此其收之民則什一也而自以其租歸公上則别以厚薄勞佚為差輕或二十而一重或二十而五此冡宰所謂邦中四郊稍甸都鄙之税與萬民九職諸侯九貢各調度耳漢律諸侯王自有少錢亦其租之所在也

答潘叔昌

周禮妄意熟讀豈敢言他委訪綱領闕然自失往年薛

常州先生問天官一編參之漢氏自宮衛分領光禄衛尉府藏分隷司農少府一官分爲數卿天子之奉又皆爲私錢之屬王后世子各養於宦宮謁者奄官亦散他局此紐一解未易操制隋唐之際殿中監内之吏作矣古人制度豈易輕改竊意天官而下往往盡然左右抄拾漢晉以来下及五門官制幸以薛常州之意一一尋繹得其離合切告條示亦欲共講之爾

與吳居父直

其賤不肖其所與游皆田野布衣儔類之士未嘗從王公大人之後蓋謂之貴倨不可就見况敢望其即我哉京都足下特造窮巷夜叩門而賜見焉其行不以車馬其謁不以爵叙其簡牘不以記闕凡所以加乎賤不肖者顧王公大人不能得之於其門人弟子乃今愧昔甚矣小人之懷厚誣當世君子也蓋闕闕二字之化於貴公子見之外戚立傳自秦漢始王道之行壹闕三字之為比也將有繇然者矣君與相急士於其公貴家闕蓋為

闕於其私而一介之士無遺焉則國欲無治不可得也矣一闕而闗風俗係治道則豈僕私幸亦豈足下之私為闕二字德不肖誠謂非僕私幸且非足下之私為惠也寵光之末闕戒令之不趍宜弗之罪是以敢遲遲而往也雖然施有所不報扣有所不答將以成其人之賢多而陰覯其鄉背戰國諸子為之孔門無是也僕雖不肖敢不謹於禮其將擇日闕戒拜賜於下風

與林安之

中間作懿仲書極欲如吾安之二三臭味脫去鄉邦來客山國庶得淡中之腴尋承已過巖下良用缺然安之飯之粗足亦屑就何耶僕久厭此如沐漆解去無由爾比来新昌亦欲漸與人踈稍田鞭策自警督視家居良為未便然每念吕后劉歆輩視張子房揚子雲真自苦者要之兩翁意未易與兒女道故雖未便樂也安之乎子真知味者南坡茹菜動踰月無憐色與友生語率不十四五相唯諾惟吾安之有聞如響天姿如許加之小

自警督當入張揚會中謹勿為劉呂輩以兒女語相甘誘落身杯酌間某無過人但知非輒深悔恨亦漸去舊習矧如安之相愛之篤不知其言之苦亮之否

與鄭景望少卿二

拜違誨席六七載百無一進獨幸於毗陵從百九兄游半年平生氣息為之遲緩推挽之賜何敢廢忘中間託子之命仰見盛德簡在宸衷可為天下賀簿書之勞非所以溷儒者比來轂下傳聞傳謾詳密不見端闕私用

慰釋雖然百九兄書盖期望不但此愚見偶合故未敢深喜也百九兄屢不應書自敵已猶倦況違尊者乎又從縣請祠為禮率直如聞朝政頗不相然臺符徑至殆非初心而得書頗欲一来捨昨就令或者胥失近知扁舟赴約計已全併得此消息馳報千萬詳審勿使易来難去甚善甚望芮祭酒僅及家易簀劉大著王詹事皆竟不瘳海内賢者相繼凋喪令人喪氣張侍講方結主知忽刺遠郡吕博士亦悼亡暫告未果復入年来所得

師友亦次第渙散如此劇用無憀識罷還家了親事益遠得御儻憐其不自棄而終教之時賜尺紙略去少褒之辭直下砭針則千里猶膝下也

拜違誨色忽復旬歲中間兩辱墜教一一具報後許簿報書亦嘗略布淺漏以求是正領令嗣書鈌然不至左右為之歎然建寧附問又嘗以大賢推轂不苟之意為請殆言輕無效許簿亦不欲復以上聞焉爾垂諭得喪順正自是天資頑頓不甚領會世間羞辱一事非敢以

為學力也見性之誨敢不從事蓋讀孟子得百里之地而君之皆能以朝諸侯有天下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不為則學力亦至矣猶以為與孔子異然則士之任可謂甚重得其一二以為盡在是端不敢也或蒙索見前二書他有以警策毋惜頻示何時扣鏧臨紙悃悃

答天台張之望

始僕讀足下所著書心許之亦心疑之繫辭篇末輙畧

去世俗相贊稱語託古致規以觀候足下之志嚮深淺堅脆其虛受我耶逝將與君咨其所已至者而講求其所未至者其不恱辭我耶余豈舍之望者離未必合未必相志越期年足下果復攜書已来且以先君子故弟之竒之遺藁與其季氏所為文十餘篇以相寵僕不自知釋然以喜非特喜足下亦喜吾交道之不阿素心之幸見察也且足下之書其於歷代傳統正偏南北宜宗宜絕自漢晉以来諸儒去取異同是否可以立斷其

於春秋三傳諸家章句孰得聖人意孰不得聖人意參互往復辨論務明白乃已要其歸大抵貴平而惡鑿不以私意傳公道若足下之學可謂博且篤矣入適於用矣僕雖愚頗好古道及其文辭凡今以是稱者未有聞而不慕慕而不求交者也况得如足下惠然肯顧先施而過賜之者乎宜一見顏色趍向已決然猶因請而後明逾年而始信甚矣吾未知足下之所歸也况足下容貌不能逾中人言語吶吶無以自表見卒然遇之庸常

稠衆中猶若人也先儒之論正統者歐蘇張陳數公皆已名世春秋之學至程氏胡氏義精矣今人固習聞其人而好尚其書然猶曰吾方有舉子事未暇盡讀其視足下書何如嗜古者不必利於今足下其知之歟以僕觀先君子書究其淵源蓋以樂貧賤尚志節為家世然則足下宜知之矣誠知之吾兾足下之無悔也無悔於今必有傳於後吾所望於足下也雖然僕所望於足下者又進於此矣足下偏親在堂急朝夕之養卒卒引去

有懐填然曽未究竟相期秋風不遠千里僕所謂咨其所已至而講求其所未至者有日矣僕雖愚敢不修飭以竢

與鄉守曽仲躬

瑞安脚剩錢知縣台慈除免甚厚又分給有次第仰見明逺千里無蓋傳聞尚悉輸往年夏秋租將縣省符抑漕檄也如漕檄度惟深仁必有以已之果由上来將何以示恵盖積留而頓取之則昔日之奉今日之困曽不

如勿倚閣也明道先生嘗於新法中曲折便民盖大君子不顧法如何於其中為致意則雖微恵猶無害是道也非吏部将安望歟受知之深敢爾喋喋不以為僣易将博訪所以為便者嗣告

與閩帥梁丞相論耆長壯丁事

切見熈寧保甲法行始以保正副大小保長代耆戸長壯丁承引催科之役至元祐間復差耆戸長壯丁法其舊以保正長代者並罷紹聖復雇役法再以保正長催

科闕其保正長不願就雇者依舊召募耆戶長壯丁以此福建路耆戶長壯丁往往與保正長並行不廢然其所以不為民病者以其猶有雇錢也自紹興十年以耆戶長雇錢撥入經總制司窠名十二年又併壯丁雇錢撥入總制窠名由是江浙諸州耆戶長壯丁並廢惟福建諸州至今有之某照得福州官司檢驗緝捉催率勘會煩重之事必責之保正副大小保長而耆壯時時以縣司帖引追偽搔擾夫役不給禄誠未易論然州縣曹

吏日在官府猶可以繩檢譴訶之又不比耆壯散居鄉村為寄編戶莫知禁止也以某短見宜如江浙間事例一切廢罷毋重為民害亦仁政實惠之一端矣

答長溪王佐之

某無以愈人獨博交當代賢俊之心出於天然雖以之得謗訕或相背棄不悔以此凡先生長者往往見察幸肯與之游而士之好學者亦或過聽以為可師友也而欲與之游向者臺評云云誠非過當然初不知其中實

無所有偶然得此而遂疑其挾此以傲物也訟咎以来不敢復從羣衆妄出已見論事是非與人短長但杜門讀書不則熟睡足下廼欲舍几筵之奉從我于寂寞豈非益其疾乎息陰休影已出下策足下顧秉燭而照之此某所以辭不敢也因事懲艾當蒙亮悉然厚意不可虛辱繼此惠音不以淺陋將必有以奉報

答林宗簡

下問甚善古人之不可見所以壞人心者非一端也受

田百畝皆足以自給嫁女無過純帛五兩無圭田則不敢祭薦魚菽而已舉一隅則他費稱是而自喪祭射鄉器服以上率數百家合力為之每舉一事閭里共其勞以比皆農夫也而其秀民得從事於學蓋二千五百家而後有序三年而興之是謂草澤之士於公無廩於朝市無制其升於國則異是其從公卿大夫之子匹學校者固有廩矣其市朝固有制矣士之子恒為士不敢舍而之他也漢承絶學之後猶謹鄉敎授之法而取士以

戶口率不敢開游士之禁唐之四門學所謂俊士者則四方之所升進餘皆品子自國初以行舉誘致偏方之士而聚之中都向之為閩蜀唐漢偽官者往往慕化從順願仕於本朝由是家不尚譜牒身不重鄉貫以此得人而其流弊則在今日又自熈豐變役法而鄉邑之豪無以自見鬻度牒而隱逸之路塞罷學究而椎魯之徒無所入若此類不可偏舉於是舉世悉由於進士合四瀆之流為一川而歸之海其不放而被原野乎今其勢

極矣度其變不遠上之抑揚闔闢恐非人事也

答朱文昭

書問濶疎未有似此別者然得之往來人知讀書著文不休亦足慰釋彼所貺字帖具審所論謨不少其意若欲續史家之緒又極忻快未得即觀遥想增氣耳某窮日益甚意思却不銷沮年来反覆古者與論當世之務頗覺鄉者鹵莽思得故人共論此往往隔阻每上心於邑移日近到東陽哭吕著作墓又迫舊吏弟奠先叔

匆匆遄歸疲頓不少且復休養幾時或能乘此暇日訪我仙巖之下何啻百紙相援耶西漢士大夫深厚其季姦臣擅國羣盜竊號而名卿大夫擇君而事之於是中興光武規模窄狹而士氣薄矣晚來名節之盛要是衰俗一舉不勝散為吳魏之役率多喜功自見其不肯叛去者南陽一輩耳往時嘗說西漢無節義東漢有節義殆未深考孝章一變明光之政漢祚遂微孝章誠可恨其不可裕後傳遠者大抵明光之為也㩜闕古喪禮也

蘇氏引之未當若周公誕保七年豈是事例魯隱當國攝云者傳從其初言之也

答遂舜丞

下諭律學極見詳博所欲著書無惜早下筆因以見寄前書云云正以方今功業當付儒者自建隆創業嘉祐守文熙寧變法宣政召禍其間盛衰何可勝道建炎諸賢豎立亡幾紹興季年粉飾已過上獨慨然右克廣文聲之意而書生承紹類皆齪齪以至今日吾黨宜究觀

大方深求闕六字則講求廢墜以興文物如來示亦將次第舉之耳不以為不足學也

答賈端老五

去載蒙肯来相與於寂寞之濱荷意不淺淺髮齒衰改無復他覬儻假之年獲與士友共圖不廢於經術之餘志願足已閒居須課一書要當自古文書始踰年便可到春秋之末而及通鑑可也益熱未知會期顧言加愛別去殊恨匆匆以循陔之念不欲奉留然終不滿也左

傳且熟讀見得隱桓以前僖文之際哀定終篇無慮三變綱目則成書舉矣其他依經為傳文無虛發優游不迫而意已獨至蓋非二家所能及非一二面剖難以筆舌盡也懿仲諸友已決謀遷書院於先人壟下以為來歲過從之地入春便下手春暮當奉約矣
蒙恩守壘交游借譽之力多矣幸甚以感讀左氏書頗有條貫疏示於所當報已一一据見釋其左方有一二條似不足疑也若今年了此書開歲便可從太史公史

記下手陳了翁云譬如緝麻忙復暫舍暇而續之自成長條不忌室銘纔就即附上應不但已也

近稍為眼昏花不能苦讀書每客去則玩想向來所誦習自娛不足為念也示諭看過左氏傳甚善疏問數條只是小小事目未是穿貫五霸之變五霸功罪未分則東遷之不競與歷年多處未見着落春秋同是聖人經世之用要其託史見義以五霸為據桼而左氏合諸國之史發明經所不書以表見其所書因五霸之興衰究

觀王道之缺則戰國之事起周亡而秦漢出矣此其大略若夫精詳非面莫究太史公書又以接尚書春秋之統緒而下逮秦漢其用功畧與左氏同而不敢比假春秋是以變為紀傳世家書表耳何當合併共講其指讀史記甚善然有猥駁奇恠之疑何也獲麟以後孟荀推尊孔氏明禮義之統紀二子死百氏益亂眞老儒如浮丘伯伏生之徒區區於秦楚之際抱經自闕而其力不足以發揮前緒至漢六七十年間董大夫始究大業

田何孔安國戴聖戴德闕　毛萇並出各有所著而又未能合羣書為一削其不合以存其合者太史談有意矣然六家之論猶崇老抑儒遷卒家學乃盡百家之精而斷以六藝易本田何春秋本董仲舒尚書本孔安國禮本河間獨恨不見毛氏詩耳盖其融液九流萃為一篇罷黜雜論自五帝紀以下咸有依據荀卿之後僅見此書爾其論五帝云百家言黄帝其文不雅馴搢紳先生難言之書欽有閒其軼乃時時見於他說非好學深思

心知其意固難爲淺見寡聞者道則所得多而自負亦不薄矣惜自班固看渠不過妄有瑕摘後生沿習遂成牢談千五百年之間此書湮晦正賴吾黨自開隻眼不惑於紛紛之論謹勿容易便生疑薄也老矣不能自白於後世常欲落筆少發所自識破者爲前哲出氣因循未果近諸友爲遷僊巖書塾於屋西偏今未就工後月足以奉盍簪之歡得三兩人相助檢討便可了此一項冬間肯來同社幸甚

止齋集卷三十五

止齋集卷三十六

宋　陳傅良　撰

手書

答黄文叔

三監班固説非是商都六七遷皆夾河是後東徙朝歌周自岐雍興初務撫定凡東諸侯嘗爲商畿甸近服者皆命之三母弟自荆以南蔡叔監之管叔河南霍叔河北蔡故蔡國管則管城霍所謂霍太山也其綿地

廣不得為邶鄘衛明甚三監誅廢晉衛始皆為諸侯葢有管霍之地而蔡嘗空置矣後以命其子仲其他則齊魯燕二三大國州牧之境摠之周南名南也當文武成康之盛天下有二南國風而已江沱漢汝諸詩不言其封君廿棠雖美召伯而不繫之召是時安得所謂十三國風者哉國風作而二南之正變矣邶鄘曹鄶特徼國也而國風以之終始焉葢邶鄘自別於衛而諸侯如無統紀及其厭亂思治追懐先王先公之世匪風下泉有

若曹鄶然君子以為是二南之可復世無周公誰能正之是故以豳終風以邶鄘嘗統治於衛既得之矣以其封滅不見於傳疑為虛置之國且諸侯封滅不見於經傳何獨邶鄘春秋亦無鄘是不足惑也雖然以為周公封建之說則又不敢不告且周官封建自鄭氏汨亂之而其書迄不見信於世古者建國率小大相維其邊國皆大國也故寰內則以家邑小都大都為中外之差寰外則以諸男諸子諸伯諸侯諸公為中外之差禹貢亦云五

百里侯服百里采二百里男邦三百里諸侯以一服為率正此說也鄭氏考之不詳輙以大司徒測地制域以建邦國諸公之地封疆方五百里是為分地推之他書不能合則有夏商三等周更置五等之說則有周公斥大九州之說則有其半皆附庸之說又有爵尊而國小爵卑而國大之說至於改定經文以七伯為十一伯之類臆決彌甚數說不暇盡論凡試以典命司服大行人司儀諸文攷之則封國三等至周公不變其小異者公

一位諸侯伯一位子男同一位耳蓋周末有爵為公者必若宋杞而後為公周虞皆為天子三公而稱公非有其國而子男獨多職方氏云凡邦國千里千里云者以每服相距言之以其方五百里封公則四公方四百里則六侯方三百里則七伯方二百里則二十五子方百里則百男且周末有封公者則通一服之地小大國之多寡以是凖凡為侯伯毋過十二三子倍之男又累倍之其在經傳晉為甸侯曹為甸伯班班可考他如顓臾

在邦域鄙無賦於司馬者何可勝數而附庸不與先儒以八州為千八百餘國固繆以春秋僅有一百六十餘國亦繆僕固曰惟賈生最得其意自司馬遷以下往往為經生所亂不敢不告也至如乘車之限禄食之等無足深言者且書不能悉計高明必有以推見之區區所陳勿為他人道幸甚

答陳同父三

某尋常人耳蒙老兄拈掇最早而晚又為正則推作前

輩行此二三年間雖不鄉進而交游殊未散落皆二兄之賜獨恨未及與晦菴游講求餘論如人一身血氣偏枯以是脉絡未相貫穿而愚見復謂千書不如一見終當相就不欲以紙筆㕘㕘其間以辭害意失之遠矣老兄懸度而欲附之下風此意厚甚而不敢當也往還諸書熟復數過不知幾年間更有一畨如此議論甚盛甚盛然朱丈占得地段平正有以逸待勞之氣老兄跳踉號呼擁戈直上而無修辭之功較是輸他一著也以不

肖者妄論功到成處便是有德事到濟處便是有理此老兄之說也如此則三代聖賢枉作功夫功有適成何必有德事有偶濟何必有理此朱丈之說也如此則漢祖唐宗賢於盜賊不遠以三代聖賢枉作工夫則是人力可以獨運以漢祖唐宗賢於盜賊不遠則是天命可以苟得謂人力可以獨運其弊上無兢畏之君謂天命可以苟得其弊下有覬覦之臣二君子立論不免於為驕君亂臣之地竊所未安也以兄之奇偉適不如樂毅

論之迂濶朱丈之正大適不如王命論之淺近是尚為有益於訓乎且朱丈便謂凡貶抑三代而凡以朱丈使五百年間成大空濶至於其間煩近忿争養心之平何必及此不得不盡情以告然勿為晦菴言之徒若犯分也

自七月間病暑幾殆凡事盡廢蔡直之到闕欲附數字猶未能自强也瞻仰歎故何可勝道専人恵書就審訊後尊候萬福慰懌之至各年半百餘歲不過一再相問

勞無由聚頭又堪懊意也某昔者何所有今者何所進自是老兄諸人過相拈掇每自謂人品極是尋常而亦礙人眼孔端是友朋捧擁之過近來衰惰益見天道尚忠而好安無復更有他念來書方以為課進豈以為尚意當世乎然老兄之論要是擷撲不破若得人之伏不免背去求一喜之遇隨手敗闕只是侵仰鬬合工夫能有多少光景往時曾與東萊語及非来復安得浸長老子極以為然所不識亦與求意畧同否然悲劣弟所當言請置是

事元晦往復諸書何嘗敢道老兄㸃當得錯只是書中詞氣全似衲子闕面捧闕之語不應寫在紙上一便傳十百便傳千豈可不忍耐特擇言語却乃信手添起後生胡亂模畫而元晦亦闕趕趂出了無限不恰好話故亦為修辭之難而輙進區區之見老兄既嘆作附勢令人不敢再三且漢唐事業若說並無分毫扶助正道教誰肯伏孔孟勞切與管仲百里奚分疏亦太淺矣暗合兩字如何斷人識得三兩分便有三兩分功用識得六

七分便有六七分功用却有全然識了為作不行放低一着之理決無全然不識横作竪作偶然撞着之理此亦分曉不須多論但老兄任直不能廉纖自占便宜其間時有漏氣言語元晦執以見攻蓋是忠愛然亦縁要攻老兄漏氣去處遂把話頭脫體蹉過此劣弟愚陋之見若兩家原不是如此則是智不足以知兩家耳初非有輕重抑揚之論也

自兩𣋌入館繼以遷徙少定欲遣人間應之報有意外

之橈方謝絶人事無從問訊且道遠不詳本末無着力處但與老妻日夜懸念長吁竊歎而已子約來言事已明白不墮小人穽中盡室驚喜嗟乎惟哉老兄直至此也天之生才不遇則亦已矣閭巷蟣蝨之徒時欲置之罪罟若非朝家以不殺士為國是法令明具有司〈闕三字〉放手生事耶兄當未易免禍吾平時每欲望人度外〈闕〉寛繩墨以便功名之士由今觀之士以此免不知幾人則議論誠難事耳又況朋友滿世一旦有緩急束手

無策若衰朽猶荷親愛亦不過吽宼吽苦與坐視者無異即知老兄負謗負累奔走鄉曲之急直是枉却舉此兩端方服前輩遵守三尺不敢放開一線穩便話頭又屋鄉如處女雖親戚在縲紲之中或不營救逌是知時識務非苟然也老兄數年以来再脫於禍目今亦只得還他本朝學者轍樣將秦漢間士大夫公案一切封起未當其位屈着頭合着眼杜門燕坐以養和平之福而已浙西别業稍有倫序漸為擇鄉之計尤所願望其廣

生之説雖可厭薄然不到老兄之前他誰敢言者急時坐視慢時以空言相切其則自知罪矣幸察至望

與王亞夫運使

其竊惟宋興之初藩鎮專命擁財以自封靡爰建將輸之節以阜通天下之有無雖自闕錢以上名曰係省而州郡之闕一仰於部使者四方之計至於三司或累十年不省而蔵富於外臺不可勝計中更變亂於是盡歸公上而漕失其職往往僅同催綱督租祖宗所以懋遷

南北均調內外之道缺矣台座以耆明之望簡自聖裁畀以總輸之寄豈與循次而進不得已而授者同日語哉講究顛末還之國初不勝士友之望前書所布自倉司發之尚為涉越今台座事也留意幸甚辱在愛予不當因賀但奉腐熟之談輒申前禀伏紙僭越是懼

答丁子齊三

示及新篇意趣閑淡然詩律更當進步子齊德性器度絕過倫輩而區區猶有增益未能之望則磨礲乎事業

奮發乎文章也古之大人未有不兼通此而後可以應天下之故者以曾子守約之學而曾子問一篇自禮之窮世故之變悉講而後已以此可以推測孔門之傳也過節儻能恵然一来各進所見幸甚舊學典刑日就寥落非壁立自信安得脫世間波蕩某老矣所覬朋友共發明之無任引領

下問讀書譜近方脫藁自畫易至獲麟聖賢調度盡在此卷若從頭商搉得到分數則異時出處定不草草以

此益要團欒如來諭也書譜又辱為之敘文意俱盛前
發藝祖以來諸賢又及邵氏經世書前輩未曾提掇中
間一二處未穩更刪定方可滿誠之恨未一見向薛常
州每每稱其為英才緩急可倚伏聞與張欽夫相聚甚
久欽夫幕中得其助為多鄭四三丈為福建倉失此良
友深以為歉子齊既與之處若下人不真不得其精要
當切思到底日月不可悠悠聞子約見子靜陸丈不受
其砭又是意氣未除子約之凝滯非陸丈不能剖斷得

下其他空跡之人又不可入其陶冶楊敬仲尊禮子静如洙泗此必有以得其心者曾往扣其本末否某甚恨不得與諸公相講切追憶伯恭景望二賢於丁酉聚首之時不覺悽然

除夜有懷一章豈能無意詩三百篇大抵喜怒所作要不失其正讀楚詞漢賦建安五言吾輩可謂首鼠畏禍夫畏禍豈所以待寛時耶近日士友相厲多説無圭角此是大患知者一向沈默不知者固有所激昂以要君

為利為利者貧國沈默者謂之何哉六朝人物區區中原之念見之寢食今日舉子握筆作場屋文字者未嘗肯道其名字獨不謂不能撥亂反正其人固不足道耶吾輩為漢民將十餘世而使吾君忍恥事讐垂六十年而學校鄉黨晏然無進志其大者則率其徒為清談次摘章句小則學為詩文自娛當此時吾黨與士友不變其說謂之波蕩此某所為懼子齊勿以為踈也幽人貞吉勿事奔競之謂若曰時事不得講人才不得評則非

古人之意平生讀書亦以為理義如此足矣杜門以来大覺不然子齊試以堯典至平王文侯之命商略古人所以處興亡盛衰之變有人則濟無人則否此事占田地濶不應碌碌休也相愛之切忉怛彌甚惟吾子齊志在本朝故盡布之不必於不相知者道也文季口手自足受用未必聽朋友之砭器遠於足下信厚異時出處共相規約若子齊話頭止如向来所云非所望也蘇黃門晩節甚慚於東坡以温公待小申公如許至變法時

每苦晦叔太慱力量真難事耳

與林懿仲二

某凡八十餘日始達官下一冬雨雪難阻萬狀回想閑居士友圑頭之樂不可得巳桂陽本一縣置吏養兵與賦輸視他大郡民力重困至於甚不能平則或騷動非其俗喜亂也至此逾月犴無見囚而訟牘但田土典賣不明等事蓋樸魯耳惟是帑藏盡虚蕩無綱目而漕檄如織官兵持逋劵責償者累月正使收拾得到亦無以

供之是則可憂也湖南諸郡劉子澄冣善政竟不能免

蔡直之邵陽次之亦有不樂者今春臧狀未必調一言

勞者何以勸乎勿為他人道幸幸

淮甸不知此去當如何錢幣一事想已動揺了人情朝

家方捄過不暇應置此未經念要是便錢務冣佳俟稍

定試拈出此活頭也𦵏荷上眷不薄然竭盡區區無毫

髮之補至乞休致其情可想朋友宦游四方雖時時上

心亦未有餘力相照燭非忘之也

日欲報所況教以乏便未果方此歉怍承命重爲不敏

答薛子長三

其哀惰何足與語今古而左右獨見推遜以所著南北之際義例爲恵且下問其然否老矣交游彫落顧方得三益豈非天憫其窮以此厚幸之耶感激過望所論晉非南遷元魏無淩逼中原之暴而其亡以六鎮齊梁陳之暴興北齊之後斃向者亦嘗見此意往往不能發今得筆力先明之胸中了然甚盛甚盛至於君臣譜系尤

足考其細故不謂晚年見此奇特宜前輩所嘆也方今兒輩傳寫一本旦夕即納上左右議論誠淵源於正則要其所到又有過人者近宗簡遞示吳門書稾讀之益爽然自失徐復自念鄉閭學問將趍於弊非時流之過必得温厚爾雅之言以殿其末則吾輩皆賴以免足下其人也願言勉之扶此墜緒

數日流連酒盞間欲課詩奉送竟不就晨興抽毫而來使已及門矣謾塞盛意為借書一章以往所謂雷門鼓

也一笑一笑兩學官書附煩送似昨報潘叔昌簡云平居尚友有相先之美臨事立我為自全之計此自昔儒者通患而國朝風流持論嚴正消息盈虛尤不屑意老兄以為然否

衰惰無復貪書之念昨偶將熙豐後来長編過眼數卷便昏澁異常每對插架慨歎而已此事當盡付左右諸人来諭方閱南北史二史儘佳然一代沿革附見表志者往往不收未免遺恨則諸史要不可廢自荀袁二紀

以來下逮司馬通鑑大率欲祖左氏葢左氏本依經爲傳縱横上下旁行溢出無非解剥經誼而非自爲書今乃合太史公紀世書傳繫之編年則其間事辭轇轕紛必至得此遺彼由此觀之類不如正史之悉也然區區所冀深探書外之意求書所謂實事本末往往在此且如西都之末士大夫知有所擇遂成東都之業及其季年雖豪傑之士散爲吳魏之役拳拳於漢獨南陽數人當時必有實以致之而豈可以書盡哉何當弁合共講

一二新詩寄見疾讀降嘆建安以来乃今見此作也

止齋集卷三十六

止齋集卷三十七

宋 陳傅良 撰

手書

與周丞相

伏自相公參預以来奏記非一間亦及於管見而徒依善頌以為言不敢妄陳當世之事今相公獨運大柄無所避屈頃讀謝表嘗略窺鈞意所嚮矣故敢僭言之往者渡江諸老知討賊而不知立國紹興李正知保境而

不知尊君夫惟不知立國故保境之說勝不知尊君故討賊之義高二者相持至今未解王公將相往往以此代為進退者五六十年於此矣雖比歲以來此義磨滅殆盡而朝野之情終未但已伏惟相公兼而收之次而舉之勿使忘闕之臣以國家為志天下之大義靜重之士以朝廷為徇匹夫之狂言此固當今風厲自營消伏黨論之所務白也夫兼而收之則助之者衆次而舉之則沮之者難惟相公留意幸甚若夫簿物細故各有司

存付之責成而已非以煩精神分志慮至冒犯威尊皇恐死罪

與呂子約二

某自離上饒以後申問啟處不任悄企冞入湖湘凡八十六日始達官所蓋一大縣而置官養兵如他郡又以敝政蕩無綱紀交割之日見緡不能百千而漕檄如織官兵持券索舊逋如所闕二字主之説於是僶俛未必能免於戾矣奈何奈何老兄年衰讀書得趣而門庭反狹陋

義愈高而意氣略肆夫門庭狹則風流不接意氣肆則士友不附所與追紹前緒旁求後來所謂坐進此道者非君尚誰堪耶六經之義兢業為本詩可以言禮可以立玩味服行自覺麤厲此其近所窺見且以勉同志者劉衡州言笑自由動多觸忤亦嘗造膝其語深切此公矍然若有失也堂堂晦翁亦復少此乃知前修端不可議其老矣望兄寂厚勿罪喋喋為祝趙推官易說自成一家可以相資亦未可為準杜伯高兄弟文字正使往

時諸公亦見領略何遽絶之再及此事欲以實前所云

千萬致思儻有疑勿惜往復也

其空餐負愧義當弛去然未能自由也每蒙見囑與臨潭同論若其何足以堪之衰晚無志務為自全聞此悚畏名為國士自古患之蕭曹舊知房杜同舍所成就獨如許要是金蘭耳團沙作飯遺恨極多此所以貴力學唯力學則闕然相值必有以處此也東撞西突誰能料之但平時而友共持兢業之律務令後輩趨於靜重是

則可為耳容易放閑養成虛驕即一不獲而萬有餘喪老兄以為然否象先別後不及聞其論議如何一見便許以為有異昔日切磋何神耶所欲言無限非書所及臨紙悁悁

桂陽與岳漕論移

伏蒙矜惻小邦移運郴米三千斛雖已一一具申般跋次第去後其間有不敢不以情告者輙不避罪私布之本軍舊有夫遞之則某到官來不置夫簿今彌年矣及

此運米若復調民雖與僦金恐復多事不免誘諭諸卒添貼糧屨之費以漸致自禁旅外卒苦不多部押等人堪託尤少度盡此歲郴米方可齊集若某誠愚陋亦豈不知速辦之利顧見小壘事力如此重以拙滯實難如意以此深慮淹費日月有違簡書王判官在館備見區區艱勤之狀非敢飾說上欺威尊儻蒙台慈録其不忍為擾之情而赦其不善集事之罪特賜寬假所無闕誤豈唯某將此邦同戴德無窮已也

謝諸司列薦

某僭越申禀閤之道路門下嘗以愚不肖姓名上徹天聽事出非常未知信否某竊伏自念乖障彌年絶無一長可充職者何以得此恭惟門下一話一言為天下輕重凡所舉措必有以起人心關風化而亦何為出此也意者今日為吏軟熟以相取下否則事文具謏巧以應令又否則持兩可伺候風旨為進退大抵自營而莫肯用情於上之人若某者踈率山野無周身之防動有禀

白悉不自他一則當路再則當路不敢萌毫髮之欺於有司門下以為若人而進之則吏道朴耳蓋與孔子取狂猖孟子惡鬬草萊漢不用嗇夫同意自今以後天下之言取人者曰必若門下之取陳某者而後可天下之言取於人者曰必若某之之見取於門下者而後可不日坐廟朝進退百官則真賢實能小失其為起人心闕風化莫大於此然則某豈惟榮進之慚闕悰感激將千載之下同於隗始雖蒐嵬不能忘也萬以傳聞未敢輒

効僕牘之謝尺楮陳誠不勝皇懼之至

與劉清之寺簿三

来教具道每事已有付託足見了了然不干已一項似不必累病懐此猶可也禁兵教閲鄉闕職分令何預長者迺追恨之天下如此等事何限若曽經闕即終不置恐不足與言了了耳莊周有言吾生也有涯而死也無涯以有涯隨無涯殆已此語未易以諸子不加察也近得弱翁書正説尊抱不肯放下故病勢益增弱翁自是

不放下人猶能相念足以見長者多事矣胡季隨嘗一
来數日即弃去觀其中頗有先入然極闕扣之廼云片時
不挾册即意思甚不佳是靠册子過日去持敬之義遠
矣何當盍簪併求規益未間惟一切省事强親藥食以

介壽祉

獻歳遠辱書饋專人拜貺承已解組有楊知録者赴官
亦嘗附記廼復發還則兩遣皆不關視不勝惘惘去就
行藏洞見此理共想歸卧林泉喜如釋負超然燕居益

有足樂其沐漆方自此始漕檄如織官兵持劵以責償者如堵墻料理不行固以譴去正使事事企及衡陽亦未知免如何如何晦庵人即須遣去既有入覲之命計當為吾一起潘丈歲裏鼻衂兼脚疼作楚尚未全安謙仲待制竟來江西矣前書曾舉似大雅仲山甫一章必已領畧某僶俛日夜念此以懼尚兾高明坐進此道勿謂家食自由却放閑去幸甚至願温公元祐變法匆匆不但以愛日之故意亦是十七八年心力盡在通鑑不

肯吏將熙豐諸事細心㸃檢到得天人推出雖以許大
規模終少彌密未為恰如前輩多恨焉耳
某守壘亦已朞月殊無毫髮及物之効夏旱彌月竟得
歉歲憂沮滋甚所幸晚田收及七八而連帥部使者各
致周急之助往往來年遂可支梧要是補過不暇儻可
免其身耳愧見吾民則自若也高卧以來伏想玩繹益
精綽有餘樂廬陵多士從學為誰亦有切磋之文乎近
與富明叔較量易義因見乾坤交則為泰不交則為否

坎離交則為既濟不交則為未濟葢追訟平生與然自失矣如及善還便當一意以此佚老不敢持未信之學但匆匆讀過漆彫開一段話頭台意以為如何毋惜痛下針砭甚望

與史丞相

某頓成衰眊不能細書區區歸德請罪之誠輙憑楷牘布之隷人至於管見敢復以闕楮申言之惟鈞慈勿以為咎幸甚昔者衛武公逮事東周之初晚而就國年且

百歲而抑之作賓之初筵之作拳拳愛君與年少氣鋭敢言之士無異蓋嘗讀周公無逸七月召公公劉泂酌與抑初筵迺知卜年八百皆一時元老世為弼亮以身任天下之力非爵賞刑禁所能為也方今聖明相繼對于典謨而太師實與終始其事天壽平格豈獨私公之身哉則衞武之托於是焉在顧勿以造朝不造朝當介釣念若某者無能為矣賦淇澳之詩樂道切磋琢磨之美尚圖附名國風之末與衞之旅賁瞽御同不朽也某

僭越死罪皇恐

與高炳如監丞

某得出桂陽瘴境過厚又叨廩人之命衰晚豈堪驅使顧久憂愧尋承州組少屈英豈而叔章黄丈亦持江西之節盡出西府兩公故意蓋交道鮮此久矣却用自慰然某眼昏花鬢鬢無黒者日飲酒不能過三爵飯米半升晡後但持空筋伴客闕纔見燈火昏瞑思睡未嘗聞二更鼓比五更展轉達旦强紩雜念又性不善鼓引養

生度無多寒暑當同草木念之悵然欲緝一二書籍手見古人亦復懶下筆忽猛省前代狄公早世至今當以事文王見譏王允若無晚節漏逗即為全人一修一短何闕得計亦莫若隨公了昏嫁早為休影計差得耳蕁意以為如何要補史記之缺甚善但史記一書自班氏莫窺其珍後學祖班轉為詎剝令人扼腕若能為發大意不必若諸家餖飣訓釋亦千載美事如索隱之類妝拾無害要只是向下工夫閑居且一面羅取為編何當

良覿互相扣擊痛快後已及此於邑之至

與王謙仲參政薦郴守丁端叔

某輒有冒昧之懇竊伏自念於門下宜不自他而敢言之某與郴守丁直閣雖有雅故然未熟其為人同官相中適相隣比通財僇力兩年如闕家然後見其心與才誠有過人者他未暇徧舉以桂陽之民得免轉徙者則皆郴守之力也桂山邑率歲仰米於郴每郴閉糴則桂人坐困去歲旱歎兩郡特甚丁守既自措置條闕沛然

多備則下令許桂人般販巨室之積令行而民信之故
桂市米不絶此一也郴飢則民流入桂桂飢則民流入
郴不能相容繼以剽畧而為盜自昔如此某與丁守約
各自拊其境内訖今春夏皆按堵此二也桂嘗乞米於
漕司令就郴撥三千斛應副桂去郴陸行六十里舟行
彌旬而後至般津之費幾半所得丁守遂移苗米輸之
桂陽由此省費而又及期此三也每惟今歲救荒艱辛
萬狀儻郴稍有堅鄰之意則某何以塞責必且罪去因

人免罪又蒙朝廷不次擢用列之諸司而郴守獨未見旌異同勞偏賞心甚愧之秋間帥漕相約同薦奏牘已就適聞列薦之禁詞司皆相顧失色至今民言陳乞不已某與丁守別久不知其別後為安豐及得簡得盱眙復徙郴本末何如就今觀之則一路郡守留意民瘼理財以寬而用足聽訟以恕而刑省待僚屬以禮而人趨事郴當為第一矣朝廷錄功當以實事有人如此若與祿祿者同視將何以勸勞者况其實賴其力禮尚施報

但恨踈賤不足動人不敢率先為朝廷誦言之然丁守母甚老一子多病在數千里外誠使某得效柳子厚事以官遜之誼所不辭又恐以矯激取譏故但私布之門下恭惟門下愛惜人才凡可為斯世驅使者何所不當素蓄又辱知幸必不以鄙言為不實或阿所好或於不得已宜切惜啟齒為丞相白發其（闕）豈惟某將（闕二字）九州之吏於門下歸心矣某干犯鈞嚴臨紙不勝惓惓

答胡季隨

見諭梅菴闕語闕右也盖不勇猛則無憤悱啟發之幾不詳密則無須臾不可離之實無憤悱啟發之幾所見皆軀殼之私無須臾不可離之實所得皆闕二字之外晦菴所以憂嘆而不敢無其實闕来省伏讀之餘境界何異欲望盡去前輩見成之談自轉一闕繼以見示迺知衰惰安能印可或有異同當奉聞耳詩禮奉指不殊前云云若非詩無以言當思吾所言何者為詩非禮無以立當思吾所立何者為禮尋章摘句孳踢闕泰或安詩

禮之末矣近得晦菴書索詩說某初無詩說亦告者之
過也何時肯來互相扣發日月易得後會良不易臨書
欽闕之至

與沈叔晦

某自落南化為一翁百念俱喪獨未辦二頃不敢決去
更須旬歲即遂此圖可以不墮學問相須才力相軋若
海中矣六經之教與天地並區區特從管窺見得兢業
一節足了一生受用儻不失墜及啟手足如後山所謂

生稱善人死表陳君之墓亦是小小結裹其他樹立扶持悉俟豪傑之士所冀尊兄輩行勉之而已切承近得瘍疾以內補散劾欣釋之至更乞謹護務至完實久欲遣問適得報新幕廼仁里交好遂留待廷者因成不敏諒之章甚本司有問四方故事具之別箋佳闕何時或在某乞歸之後尚圖幷合扣發新功臨書悁企之切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止齋集卷三十八至四十

詳校官庶吉士臣龍廷槐

主事臣呂雲棟覆勘

覆校官主事臣李駿

校對官中書臣范鏊

謄録監生臣涂秉文

止齋集卷三十八

宋 陳傅良 撰

手書

答劉公度二

其乘障無狀誼當自弛不謂誤恩就移麇人每惟衰嬾日與不勝已者處當此委寄何以寡過及讀來教又憫然自失也經生徇偏何者為全文士逐末其本安在拘攣並緣必有受病之處克塞中節豈無進德之序所以

見告尚愧不敏况言證不及藥未覺為益闕須嗣音切

闕完之儻有鄙見亦當反覆其老矣何以慰四方士友之望然年來篤信六藝之學兢業為本彼此紛紛自為黨與闕若人之巳甚亦恐吾人躬未自厚而責人不薄有以致此闕二字以來事者君子遺恨如左右應洞然察之耳

其汩汩無新功有愧闕益前見在諸病以不得藥為請今方悟虛巳寡欲乃是指南感甚天闕二字不敬也闕

有疑不宜不盡所謂虛已寡欲常並進耶闕者次第二闕字以虛已之外更有寡欲即未可驟言虛已若以寡欲之要更在虛已則似不必兼陳寡欲六經語孟及此二語全欠而來闕對言之今来既教以為對意者二事也喚作二事若非並進即有次第以為並進或乖守約之旨以為次第或有後倦之吝吾人講學直須的當尚冀切道言之以得未曉老矣三所望於十友也徐尉所屬愚見亦無用辭費為記闕遂来示書為錢若干為舟若

干官員年月刻石橋次屬來者勿壞之耳解組有期分宜去此不進決意者来端出望外餘幾千萬善愛

答寧遠王縣尉

伏辱惠書及於行已之大節致君澤民之要道誠欲講明其一二甚矣足下之志乎學也若僕衰暮何足以言此雖然不可無以復来辱凡書云云載在方策不可勝用也足下亦博識而詳考之矣顧以為問或者筮仕履之而後難歟夫履之之難則自信之難也士誠自信以

為與古人無間古人能是吾亦宜能是古人能是吾獨不能是者非其質然也私欲害之俗學汩之也欲免於俗學惟去私欲者能之私欲去則見巳見巳則自信苟自信矣凡書云云載在方策者不可勝用矣足下更反求之未由合并臨紙惘惘

答道州康判官

辱惠書及於屬吏弟闕員之説足下誠有見於此幸甚來書以為本職無關有司不以為過然後望以磨礱成

就之益豈惟吏道然耶學者固同然也今之望於人者異此矣吾無關與否不暇計人以為有過與否不暇計獨闕胡不磨礱成就我耶但曰胡不磨礱成就我道以義言也或者相望於利相望於利必人人而悅之然後無咎安得如足下之語告之也未由合并臨紙惘惘

答趙南

某衰惰久無强附士友之意晚得名勝喜後自失晦菴門人真有學者而不相亮者闕云特未并合耳雖然吾

黨亦有患自相推尊患太過與人無交際患不及二者皆孔門所戒也頃因欵洽嘗及一二來闕遠有同風三代之語得無猶未聽察乎詩篇儘佳更加停闕勿以言盡意爲闕三百篇往往爲訓詁家解駁類闕淺迫闕人意有遠矣謝逍遙嘗說三百篇非易其心而後語者不能此義足可三復公餘但於南雅索之聖賢貴寡怨詩至於可以怨必有道也來教所謂攻之愈力愈不見效豈謙辭耶克己非攻之之謂在易休復以下仁也人患

不肯下耳譬之鐘聲擾擾者無聞初非有物閒之者擾定則聞之矣

答漳川守范東叔

拜違以還辱貺教不一而奉狀亦無便豈但以獲詳行李為慰要是别恨牢不可釋家人婦子尚不能團頭況於交游又況士宦此理洞然而亦未易以理遣也領開府後書就詳動止感愜幸甚然事力如許雖有慈惠之長而不得騁令人寒心隨機方便量力濡沫正賴儒術

耳其嘗侍坐語及四總領恐是今要告去處往時北伐諸將各擁兵總領不顧驅催漕計自以諸軍隸御前始以版曹即領總餉而別置所版曹長官莫得要領是漕司本行文書則天下財賦盡在四領所若非稍稍從此整頓民窮無救策意矣嗣勛足得商確或者其時孚張子儀闕元等所減次第虛額然亦盛意謾録二公奏牘因或送嗣勛如何來闕及之喋喋悚息正是自破戒堪發一笑

與朱元晦

某逐禄南来本為温飽不謂闕善歳晩遷官至於將漕然但循故事無所建明闕三字終當他去而亦未得其説何以教之此專人所為道也闕非豈所以事君闕而公論開塞日異而月不同敢乞安時處與如戰兢自發眉壽用荅海内欽遲之意

某衰惰之跡幾自絶闕門廣而長者闕尚教之便中再拜真翰之貺感激不可言闕此先施豈闕附報官事擾

擾及今始遣辱幸察之非敢望也來徵詩說甚荷闕包
所見何蘽豈嚮時聚徒所為講義之類則削藁久矣年
來時時諷誦偶有興發或與士友言之未嘗落筆誠有
之當於長者有隱耶區區愚見但以雅頌之音闕勺羣
憑訓故章句付之諸生尊意以為如何每懷企慕三十
年間不在人後會并差池未有瞻侍之幸聞見異同無
從闕正間欲以書扣之念長者前有長樂之爭後有臨
川之辨闕如象康往還動數千言更相切磋未見其益

學者轉務夸毗浸失本指蓋刻畫太精頗傷易簡矜持已甚反涉吝驕以此益覺書不能宣要須請見究此衷曲耳不數月還浙可圖即償此願尺楮匆匆但有悁結

與王弱翁

某衰惰宜休歲輙遷官雖荷借譽之力然有見短之懼亦未知免所也廬陵政績在左餐右粥之民而不在遠客與强宗大族得失當有能辨之者暫屈何病區區更兾寛以居之勿以絲髮見於詞色戲綵娛親之暇杖屨

從容與鄉後進尊酒論文為樂仍一切不及時事以間執讒慝之口未省尊意以（闕二字）為然否有如尊意不合幸切磋究之也仲權正字貧甚子靜淳父皆需遠次奈何陳正巳亦寓里中復教官非所以處之也何時晤對伏紙顒企

與立宗

某衰暮之跡向綴班行伏蒙眷遇特厚言念疇昔何可弭忘某官才猷器業蔚然為當代第一方被選入蜀無

幾微不自得意旌麾下壓境三陲然世將之後人將謂何重以疑阻半年無師盖朝野凜凜然而迄無西顧之憂非公門有重臣其克底此乎頃因内引嘗遵勲業泰安喜見天顔且曰當用漢賜金故事旦勞還房雖事不果亦足見九重倚賴也甚盛甚盛三事遞還歸補闕庭之闕而識者闕無先於門下非但交游之私言聖明後闕視聽一新伏惟歡慶

與國舉兄家書

晝黄事前日不及細（闕）淮上有劉煒運判者以禁私鑄

太急幾生事遭論罷久之私鑄戢留丞相追（闕二字）功遂

晝旨再與監司樓大防駁還（闕）者旨令以次官書行即

是傅良遂竟書過蓋以為劉煒不是（闕）人贓吏罷去年

歲再與差遣此何不可而紛紛云耳後生小子妄相訕

毀不足聽也不足聽也近復有御筆陳源除押班（內侍官比

外執政人）張子仁除節度使此事所繫甚重謝給事已放過

押班事傅良獨繳之朝論甚以為危乃蒙聖恩容納至

今不出至除節鉞合先送給事却直付舍人或說謝給事有人主張故令劣弟當此重難亦獨繳上次日御筆封付陳傅良可與書行再繳上亦蒙聖恩寢之不出此兩事繫朝廷非尋常事之比至此公論方信劣弟不論其細而論其大捨易而犯難矣恐家兄不知端的見謂苟且有玷家傳特此詳報却勿令一人見慮有人讒謗以闕為好名漏洩上旨也至祝至祝

與徐韞之

渉夏一病幾殆以丹附扶衰稍善闕二字餘無足煩軫記者昆仲時時過訪備詳譽處然年来闕三字喜於相安左右意象挺特且習聞前輩師友風旨更宜闕二字誘掖工大而損挹裁抑迺時善教之道至和若夫嶽麓餘芳令人起闕横經於此自有足樂不可不自慰也闕憲家子弟亦往還否何時每一見輒談中興問趙張秦闕為闕長闕跡灑灑忘倦晩入脩門數詣東西面言其人不可終廢闕後相不領略鄱陽相頗有意未及拈書亦各

東西矣至今念之且恨不得秦師垣相業一書付史館
助南董之筆某老矣闕此勿念左右年方強儻能從吳
察院交諸闕窺見所藏闕不闕長沙此行耳外此只改
秩一事須索結知帥閫回同年進士莆中来軏闕及識
面尋亦行藏異塗頊成踈濶假如不踈已難破發言之
戒無足為左右先容者徒切愧衷如之闕湘中教官惟
會府多名士其舉削或溢格故事如此想不闕至左右
有遺賢之歎盍少須之也因會闕丈煩致遟暑不及拜

狀皇恐之意諸相識不外此懇

答張端士五

下問漢高封國是初來急於撫定闕得不然班孟堅諸侯王表說得錯至令因仍未明使高帝以延年歲必別有區處如本朝藝祖開基事多未究英雄如二君豈容輕議自古功業多遺恨惟周公無虧欠孔孟監二代兼三王之論王通說經制大備皆見得徹載師閭師縣師三官皆征賦稅載師乃征公卿大夫王子弟諸食采若

其食者三之一之類其征之民則什一而自以租歸公上則有差等輕或二十而一重或二十而五若其他受田之民什一之税鄉則征於閭師遂則征於縣師顯然三局自昔諸儒見不破可勝歎也

某病軀日衰弱漸漸了得春秋一書及未啟手足之前更加刪潤則自有春秋未來未有此書可藉手見古人無怍更侵砌結裹詩傳看了在何時他工夫闕截斷惟日課易未敢輒下筆深見乾震之爻辭皆危而乾闕言吉

只緣紫陽聖人垂訓意深矣許由君闕務光之徒治闕

舊學如後來甘盤自古此一輩人竟晦藏念此妄想盡

闕二字　詩固佳更宜練功

其病後且搓排過日非能如所闕亦愛之者過辭也毛

氏詩傳洪汨有年久欲為發明之因附己見其下且以

補呂塾之缺自今夏落筆近緣過客廢矣未期其成就

也有暇見過略觀綱目為佳

其近復若泄瀉今幸稍愈以年例論之如此浸久是結

畏之證也萬事已置勿論惟春秋後傳垂成尚欠删潤不免就病中勉强詩説盡幽風雅頌亦未落筆此書又看天命如何耳每見云云闕其以為不作悵然人生與草木俱腐者何限不恨固非恨亦非也倘可自見勇為之為善也

其初有脾寒前日復作雖不過一日所損不少也愛念甚荷端士力如虎亦復畏厄歳何耶新詞相好要是未圓熟耳著書寂闗心病懐益覺要緊所恨無朋友共成

之奈何奈何舒寧政事止如此聞之殊為歎息

代胡少欽監酒上婺守韓無咎書

筦庫之士自古卑之矣而今為甚古者財散於民縣官但衣食租稅而所謂醝茗醯酒凡民用之百須公上不牟利焉則筦庫云者止於籍出入校餘欠以告於在位為每歳制國用之節而物之不登經費之不支在位者實憂之有司不與聞焉勾稽之不察扃鐍之不時庋蔵之不免於燥濕腐敗舍是有司不任其罰是故其職甚

簡其責甚薄也士君子之不遇於世者可以禄食於其閒而無悔咎夫子嘗為委吏矣會計當而已為是故也令也不然由漢而下公上所以榷民者講求悉矣而鹺茗醯酒凡民用之百須皆有征而甚詳於今自建隆聖人專務寛厚不忍以加賦厲農而禄士饟軍隄防大河固圉三邊與夫賔賜祭饗凡邦之大用不可已者往往十有六七仰給於征榷之吏蓋今之田賦視古有損而征榷之入累數十百倍於古則筦庫云者不但籍出入

校餘欠而已其督辦也有課其輸送也有程督辦之弗集輸送之弗繼在位顧鈇然無以為計故凡物之不登經費之不支轉而為有司之責而勾稽扃鐍庋藏之細不與焉勞亦累十百倍於古矣仕乎此者雖欲徒祿食而無悔咎如古者不可復得國家知其然也待之亦加異矣自州縣監當官皆有賞格而可以察舉於其長與他官曹無異在京釐務凡有錢穀之藏者賞之特厚而為上選用亦與他官曹無異若是而曰卑甚於今何也

其居使之然也令夫旹州縣官也旹得以察舉於其長而繇幕職教授若曹官令佐得之則人以為宜繇倉庫務官則人以為恠旹在京官也旹得以選用於其上而由檢鼓諸院得之則人以為宜繇審計榷貨之官則人以為恠等而上之繇卿監為侍從則以太常祕書國子為宜而以太府司農為恠由侍從闕二字則以學士給舍諸曹尚書為宜而以戶部為怪名實未有分也而取舍若是豈一日積哉夫以征榷之入歲累十百倍於古而

其官司之勞亦累十百倍於古國家方加利焉而卒畢
於士議如此則自愛者宜知所擇矣某也不才由太學
諸生以壓末第窮太甚逐食太急以措身於甕盎斛杓
之間蓋日夜念此自憐矣凡三易守未嘗敢自言也今
者執事來守是邦某伏自計今之諸老先生尊經而下
百氏可望以古道者莫如執事國朝以來世為卿輔究
觀本末源流之際而通於今之務者莫如執事若夫議
論持平用意均一即之溫然有并包兼容之度而其中如

鈞石之有銖兩不為世俗取捨以亂名實者又莫如執事於是輒不自揆道古今之異陳國家之大意與小巳之不善擇而告執事庶幾采察焉若執事猶曰是莞庫之士而胡敢僭易若此則其繼今不敢復有言矣

止齋集卷三十八

止齋集卷三十九　　　　宋　陳傅良　撰

記

選德殿記代周子充内翰撰進

皇帝踐阼以來宫室苑囿一無所增修獨闢便殿於禁垣之東名之曰選德規模樸壯為陛一級中設漆屏書郡國守相名氏其上羣臣有圖方畧来上可采者輙棲之壁以備觀覽數延見文武講論治道訪求民隱至於

四方奏報參軍國之機務皆於此省決暇則紬繹經傳或親御弧矢雖大寒暑不廢臣某侯罪禁林間嘗奉詔獲至焉一日命臣汝為之記臣愚學不足以推廣聖意詞不足以鋪陳盛美謹但采禮詩古文以射觀德事及歷代治亂興衰大端次第其說禮君世子生三日射人以弧矢六射天地四方其早計若此至於擇士以祭必於射也進退天下之才與祭者繇是得為諸侯卿大夫若屬有賓客之事燕勞之寵莫不用射詩人又於其獻

酬歌哭之餘中度不中度罰爵與否有所風休刺美以為是王公大人風化黎庶者之本也由此觀之古者君臣周旋禮樂以服習勤苦可不謂先事知懼安而能危者哉是故三代而上士大夫皆可獨將而兵民為一戎不生心世用底定比其季也徒以為威儀觀美而實不稱馳騁弋獵而政不舉則國人為之隱憂而變風作其後王道浸缺而文武兵農遂分而不可合一夫荷戈海內騷動社稷之主以兵廢興蓋自秦漢下迄五季數千

百載間大抵亡具而漢之車騎材官唐之府衛一二近古則享國最久其效可覩矣以臣所按三代舊聞放乎漢唐文武離合之際要之國家閒暇以戒懼為本天錫陛下厲精百王之後追蹤太古之上迺為是殿以訪羣策以裁萬務以閱圖史殿不主乎射也而託名焉射不專於覿武也而尚德焉聖謨明遠於以覧示中外感諷臣子敵國外患之慮甚深甚至昔宣王中興其詩曰射夫既同助我舉柴序之者曰是小雅盡廢而復古之詩

也治有先後功在不舍沈潛剛克時乃天道陛下堯舜揖遜而實可以為湯武臣實以是闕

重修石崗斗門記

元豐四年宋興百有餘載矣郡丞趙屼景仁行縣與令朱素履常隱士林石介夫賦詩記事則有觀石崗斗門之作是時國家方修農田水利之政通守與其屬邑若布衣廵行阡陌詠歌民事而郡守李公鈞報之以詩亦相勞苦往還如交遊豈不盛哉而事何患不集者然詩

不著其所始則有門舊矣不知其起何時也紹興之季年屋關俱壞獨兩股峙與溝底以巨木為之長或三丈而厚徑尺有屹然存者往往朱令之遺跡也余為兒時逮見父老多喜道斗門事蓋門始附穗豐山之南址以距海遠瀉水不効而議遷置三鄉之人聚訟不決也須時潦至乃廼為木𦩘數十即並山諸水所發源縱之而觀其所會則旦日會於石崗又患其平壤不能耐音歲月涸而嚙之皆磽埆沙磧與地名不謬宂以鉏鍤率人日得

土盈斗於是定遷則其謀始甚長雖更元豐之盛人精
其能慮不可易浦堙而門廢民久病而官不省乾道間
莆田劉朔為司户喜事及物隱士之孫以告劉輙率余
夜詣門所遲明天大寒垂垂欲雪招漁舟泥行數十里
役夫皆凍慄幸且已而劉不已竟遵海堧引絙以度其
浦脩廣之數而歸白郡郡不果聽又三年故國子司業
王公逨為守嘗用錢五十萬民夫二萬四千通其故浦
然是役也浚浦之功居多而以餘力及門惟支傾填漏

苟完而已盖以俟後之人而復不省浸趍於廢知州事李公棫與通判謝公傑慨然念之謂主簿石宜翁能以錢七十萬俾治其役發視遺址則股岸之木蛆食之過半闕底板亦浸淫潄囓穿蠹百孔矣知縣事劉龜從又勸得民錢六十萬而縣自助致五萬宜翁因擇其鄉之秀黄廷瑞者三人以涖匠以石代木撤舊而新之為岍若干丈為底若干丈為閘之裏蔽若干丈益其柱若干為若干上為覆屋旁為輔梁凡百可久無不臻極不惟

還吾民之利如初而又過望訖事公以劉石之請屬其為之記嗟夫自元豐至於今又百有餘載矣人多言時不同吏道相繩切益薄顧事無可為者惟公惇大樂易不以獨見之明治郡謝公以風流文雅時出而緣飾之上下相安闔境自以無事因以整暇之際出緡錢四百萬治三邑之道阻而且為此門既付之人則一聽其自為淹速良楛未嘗過問饋勞時至無以簡書故其人不以見察為憂而以欺為恥務趨其難用情於文具之外

以求追元豐之蹟尚可以想見承平盛時為長吏者之意向使紹興之末官與民同患如此則必不壞使劉司戶之說行雖壞亦必不極近十五六年間有補門事之缺猶不至如今日大費甚勞而難復然以積壞之極費大而勞甚視元豐特為難而卒復之事之廢興要亦顧其人如何爾闕但曰時不同事無可為者吾不信也淳熙十二年三月

溫州重修南塘記

自中興永嘉為次輔郡其選守蓋多名卿大夫矣然境內有宜治者三間歲貢士羣試且萬人於浮屠宮中草舍託處一宜治兵與民雜居頡頏市人間要束不行而鬬訟多二宜治州城外南達瑞安有石塘百里所不知起何時而歲積壞傾者為嵌陷者為匯遇時潦咫尺不得進往往溺死自閩山至於吳會去來者病之三宜治而歷年久更太守幾人皆畏其役不敢議議輙弗就雖僅就亦苟簡復廢者何哉吳興沈公治郡之明年謂賔

佐曰上方朝德壽宫為壽加恵寓内詔減筭錢之半吾屬備數奉詔何以仰稱而適無一事可以宣勞効能廣上意者惟是郡之百廢終將累民吾幸逢年稍有嬴餘而畜其蔵失今弗圖以煩後来將安取此也於是作貢院於是作五營蓋晩而有以塘事告者公與通判李兩邑大夫即里居謀曰役復有大於此者乎奈何使吾民錙聚銖斂竊自支補甲前而乙郤也茍無愆時工勿問庸幾何茍無乏事石勿問價幾何與匠肯来市無强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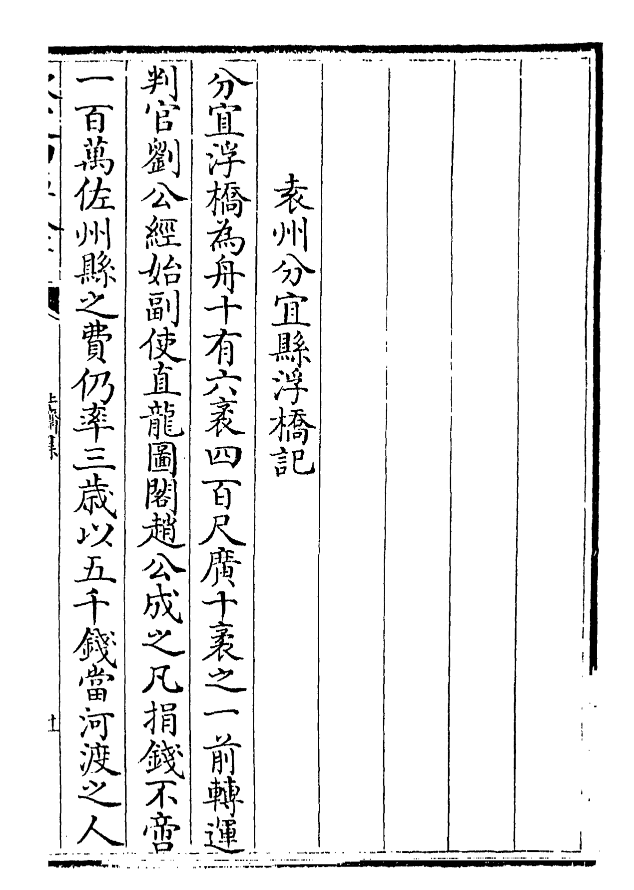
自冬十月至今三月而塘成凡是役邦人亟請於州於部使者前太守李公以錢三百萬提舉勾公岳公繼以米四百斛倡民興之民亦輸錢錖至四百三十二萬起淳熈十有一年而事不集今縻錢一千一百萬而弛民錢六百五十餘萬不取邦人以是役為宜書而屬予焉以予所聞於公者如此况州縣官數易事彌廢熈寧考課又削橋道弗擬世相蒙習以偷為得間有興作則議者顧曰是希進務以出名迹則又曰是一切厲民為美

觀爾則又曰彼將以為利長吏雖欲自信而不得騁公以法從舊人起家為郡且復用矣向使過計收聲養尊安用事事而獨意鄉不撓愈勇以今較昔難易淹速是皆宜書然公他所為便民者雖多而其大者在石塘水行御艫陸行蹣跚更相和歌不爭以賀夾河老翁有年七八十者攜持小兒嬉戲於其上不謂繼今民免於死或為詩謠或香火以祝公且乞田二頃嗣歲積之蓋欲公德與是塘為無窮云公名樞字持要前為太子詹事

兼吏部侍郎淳熙十四年三月記

重修瑞安縣學記

縣學故有記政和間右丞許公景衡記蔡侯景初徙置學事闕



袁州分宜縣浮橋記

分宜浮橋為舟十有六袤四百尺廣十袤之一前轉運判官劉公經始副使直龍圖閣趙公成之凡捐錢不啻一百萬佐州縣之費仍率三歲以五千錢當河渡之人

入而斡辦公事楊君潜能賛二公意主簿劉君孟容胝其役訖以不擾最後知州事黄君劭知縣事鄧君友龍至恨不在役中州率歲儲錢二十萬以待修繕縣伐石記之相與圖是橋勿壊乃已橋於邑便甚橋北地勢下為治所南高為上供倉邑東西兩山善東水每時雨大至水輙冐邑北民騎屋危望岸南與塏咫尺不得往避南民欲朝夕販於市者亦不得往就也倉與縣離立輸租者常病爭舟父老計之熟數以為請於是始集世多

言儒生論治但曰得人得人此何等軟熟語毋亂吾聽

由今觀之分宜於江西邑為小浮橋於分宜事益為小

大吏必得如數君子者小吏必得如數君子者於是始

集向使二部使者相先後不同出一意必且中輟幸不

中輟而幕中贊不力邑中治其後無具即必不速就雖

速就後之人惡莫已出壞弗壞聽自如何則亦難久余

不足以知天下事嘗言以其小且易者度其大且難者

當世君子誠同出一意如此贊其畫者貽其事者如此

後之人以勿壊為已責又如此徃徃天下或可為矣余樂是橋之成且以劉鄧之請為記因著儒生之言固有不可廢者劉公名頴趙公名善俊

潭州重修嶽麓書院記

自唐季至於五代用兵而教事闕聖人作四方次第平以俎豆勝干戈而天下靡然日趨於文盖宋受命四年遂平荆湖又十有一年尚書朱洞来守長沙作書院嶽麓山下朱在國史其行事不甚較著足以考見上意所

鄉為吏者皆承休德知所先後如此豈不盛哉而其風動抑何速也五六十載之間教化大洽學者皆振振雅馴行藝修好庶幾於古當是時州縣猶未盡立學所謂十九教授未有顯者而四書院之名獨聞天下上方崇長褒異之者甚至則其成就之效博矣熙寧初行三舍之法頗欲進士盡由學校而鄉舉益重教官之選舉子家狀必自言嘗受業某州教授使不得人自為說崇寧以後舍法加密雖里閭句讀童子之師不關白州學者

皆有禁詔令誡甚美然由是文具勝而利祿之意多老師宿儒盡向之書院不知起何時以余所聞漢初郡國往往有夫子廟而無教官且不置博士弟子員其學士嘗課試供養與否闕不見傳記然諸儒以明經教於其鄉率從之者數千百人輒以名其家齊魯燕趙之間詩書禮易春秋論論家各甚盛則今書院近之矣縣官時時遣守相勞問致饋為禮其門生皆世守師說更相傳受不易業盖至孝武帝時郡國始稍稍有學校官由今

觀漢晩出視其初儒者術業工拙優劣可知也已方大
中祥符閒天子使使召見山長周氏式拜國子主簿詔
留講諸王宫式固謝不應詔卒還山肄習如初至賜對
衣鞍馬内府書而宋有戚氏奥有胡氏魯有孫石二氏
各以道德爲人師不茍合於世著名佘以是益歎國初
士風之厚本之師道導而書院爲不可廢乾道元年故
師樞密劉公珙克復門賓之舊已浸費治今直徽猷閣
潘公畤亟踐修之其得官桂陽於長沙爲屬邑始諸大

府請事時公至鎮適數月矣與九郡守要束咸以寬簡閭部晏然民吏意得曾無几目可以再三於有司者因得陪别駕後至書院謁諸先生祠下會修事且輯諸生穆然而志專徘徊樂之不忍去也既去州教授蕪山長顧杞堂長吳獵以託役屬為之記某嘗獲誦侍講張先生所為記及於治心修身之要湖湘之俊亦既知所指歸近歲以其論述由大學禮部奏名及對大廷連為天下第一他未試可畧覩矣雖欲有言無以出講聞之外

者而公於今卿大夫為先進年益高聞望益尊重人人能道之又何待余言者故但次書院所從廢興之故繫以歲月而強附名焉是歲淳熙十有五年

雲章閣記

臣恭惟壽皇聖帝在御二十八年寓內之士可謂遭時矣臣為布衣識僧嗣清於行在所之西湖淨慈寺清尚年少土形木質窮晝夜或累日不飯蔬飲水一破衲凡數十寒暑其徒類訕笑之士大夫猶未甚有識者然時

時聞被旨入禁中莫知上訪何事清所對者何語臣每感焉隆興乾道之間方講修内外之政惟日不足有以作士氣寛民力足兵長財之説進則朝上而夕召見或不淹時至達官貴人而空談不適用但習紙上語云云者往往不録盖舉選人必考課勞績果如何進士必習方矢於殿庭試中與否而群臣方病不知當世之務趨於實學於是時上安取於嗣清而嘉與之如此後二十年為紹熙之元壽皇禪大寶今上適再歳燕居殊宫潛

然遺事物之累恭儉滋甚玉食日不費萬錢而嗣清則亦去江浙南游湖湘之間矣臣乃釋然竊見聖意鄉者凡以博求寓內之士陰訪幽隱庶幾有豪傑者不但為佛法也雖然佛法幾墜清於是時能以苦學動萬乘世傾向之豈不盛哉其南來也無一物自隨當暑行數千里未嘗宿人家獨所受上賜四句贊詩銜袖不懈始至寄藏臣所為之震疉巳而師臣趙善俊請住南嶽之福嚴寺明年臣行郡過山間既拜稽首瞻想宸翰且歎曰

雲漢之章足以鎮茲山矣顧未有尊閣之所其徒遂相與作雲章閣藏焉而求記於臣維嶽之尊維宸翰之光相與為無極也抑臣何幸附名碑陰死且不朽謹拜稽首書之

溫州海補學田記

郡校官有賜田自慶歷四年始於是宋興且百年上所以加惠學校之道備矣學𪧐學制行郡各置博士弟子員費廣不繼用事者文飾過當不苛斂以贍之中間多故輙

一切弛去往往所在凡校官之入不足以待學士之版直煥章閣司諫謝侯来守永嘉下車纔數月修墜緒平滯訟人用乂和乃以其暇訪求里中士賔致之學又得公田民私以為利而不應令者歸於學有司闔郡驚歎方為吏者急他務不暇有學政侯顧獨加之意耶相與請於博士李君求余文記之余固樂道乎此者也蓋宋興士大夫之學亡慮三變起建隆至天聖明道間一洗五季之陋知鄉方矣而守故蹈常之習未化范子始與

其徒抗之以名節天下靡然從之人人耻無以自見也歐陽子出而議論文章粹然爾雅軼乎魏晉之上久而周子出又落其華一本於六藝學者經術遂庶幾於三代何其盛哉則本朝人物之所由衆多也余嘗求其故三君子者皆萃於東南若相次第然殆有天意而浸灌培埴斯已勤矣雖後生晚進失其師傳自為異同不務相扶持然要其消長皆關於興衰之數非細故也而議者但患官冗而舉子多厭薄而銷沮之之說滋甚吾州

闕生長旁郡莅有闕則亦每在數中俟於今加意焉政何足以言之是尤余所樂道者也而况李君之請乎侯名某郡武人李君某某廬陵人田若干畝著之碑陰

止齋集卷三十九